

T4695.5/2926(31)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30 1956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十七

宋太常博士徐自明著

孝宗紹興三十二年

十月己巳吏浩參知政事

浩

浩字直翁慶元鄞縣人浩由太學博士改秩自

此六年以至相位近世未有也紹興三十年二

月孝宗自普安郡王立為皇子封建王以史浩

為直講王十朋為小學教授二十二年六月立

為皇太子以宗正少卿兼權知右諭德起居郎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十七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宋太常博士徐自明著

孝宗紹興三十二年

十月己巳史浩叅知政事

除

自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  
玉牒兼侍讀遷左中大夫

浩字直翁慶元鄞縣人浩由太學博士改秩自  
此六年以至相位近世未有也紹興三十年二  
月孝宗自普安郡王立為皇子封建王以史浩  
為直講王十朋為小學教授三十二年六月立  
為皇太子以宗正少卿張闡為右諭德起居郎



史浩爲左庶子六月丙子即帝位高宗稱太上  
皇帝應軍國事並聽嗣君處分帝既即位以史  
浩爲中書舍人兼侍讀尋遷翰林學士知制誥  
是月遂除叅知政事九月戊辰兼權知樞密院  
事十一月辛酉免兼從所請也十二月乙丑常  
朝史浩論樞密院合使宰相兼使事因引富弼  
對仁宗皇帝故事上曰正合朕所見陳康伯力  
辭上曰此不易之論毋多遜也詔宰相今後依  
舊兼樞密使逆亮南牧邊廷用兵建王抗疏請  
爲先驅誓不與賊俱生公方以疾移告聞之亟

往問孰爲大王計悞矣國步方艱父子豈可須  
臾離使唐肅宗能隨明皇幸蜀安得有靈武事  
建王大悔立俾公草奏請扈蹕以供子職辭意  
懇到高宗聞議出於公歎曰真王府官也廟堂  
方議以建王督師由是不果遂從視師之行而  
內禪之意決矣公明年正月遂拜相行狀

十月己巳葉義問罷知樞密院事

自左通議大夫爲  
資政殿學士提舉

太平興  
國宮

義問自紹興三十年正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七  
月除知樞密院事三十二年七月兼權叅知政



事是月罷執政踰二年上初即位除義問左通  
議大夫至是殿中侍御史張震右正言周操交  
章彈義問義問乞解機政故有是命張震再論  
義問以誤國得罪貪黷見黜願褫職罷祠詔義  
問改端明殿學士依舊提舉太平興國宮隆興  
元年三月右諫議大夫劉度御史中丞辛次膺  
相繼論列義問落職依前提舉興國宮饒州居  
住後復改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六年八月  
卒贈銀青光祿大夫

戊子張燾同知樞密院事

自資政殿學士左太中大  
夫提舉太平興國宮除

燾奏當今弊政宜有所更革上乃曰朕惟天下  
有弊事無弊法今日之弊在乎因仍習俗若改  
而更張宮商斯在張燾所奏犁然有契予衷詔  
集侍從臺諫赴都堂條具方今時務以聞

十二月丁卯宰相陳康伯兼樞密使

宰相仍舊  
兼樞密使

制曰熙帝載而使宅百揆時有賴於一賢佐天子而

鎮撫四夷事難分於二柄爰稽古訓加賁宗臣睠維

文武之兼資並用安危之注意錫以渙命颺於廟朝

具官陳  
康伯

渾厚而直剛溫方而和裕學足以探天人之

蹟識足以周事物之幾正論不回凜松柏後凋之操



綱年錄 卷之十七  
至誠自守抱蘋繁明信之衷蚤際遇於上皇遂登崇  
於碩輔望隆華夏名著鼎彝胡馬飲江首決親征之  
策時龍御漢獨高顯相之功朕惟兵律之尚煩念邊  
防之未靖欲圖妙美協濟多虞考藝祖仁宗之宏規  
遵建炎紹興之聖政肆令東府仍筦西樞興言屬任  
之專宜有疏榮之寵是用申褒徽數特表殊庸方邑  
增腴并實新畬之入公圭胙國進荒故里之封亶峻  
民瞻允符僉穆於戲宣王復文武之境倚元老之壯  
猶齊人歸鄆謹之田資真儒之無敵顧有爲者亦若  
是矧時則勿有間之其追繼於前修以益光於末世

隆興元年 癸未

正月庚午史浩右僕射

自叅知政事除左通奉大夫  
守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兼樞  
密使

制曰朕欽奉聖謨惕臨初政人主之職論相念圖任  
之惟艱大臣以道事君豈登庸之可後眷予賢佐久  
穆政塗宜陞次輔之聯誕播明廷之號具高明而  
端亮寬裕而直方學窮聖道之微損益可知於百世  
識周天下之務文武爲憲於萬邦蚤由顓俊之公夙  
有濟時之望資爾耆德傳我潛藩王求多聞舊服盤  
庚之學帝賚予弼有若傳說之賢茲嗣守於慶基亟



入參於機務以心膂之臣而任之勿貳竭股肱之力  
 而知無不為一新萬化之原寢格九功之叙肆稽民  
 譽其遂相予仍兼樞筦之司大啟封侯之宇崇階增  
 峻多戶申陪惟眷倚之益隆顧責成之彌重於戲予  
 欲循堯道而致時雍之化爾其迪百志之熙予欲廣  
 文聲而卒外攘之功爾其贊五兵之運同蕭何之心  
 而安四海守宋璟之文而佐中興時乃之休副朕所  
 望

公既相首言前宰相趙鼎參政李光之無罪大  
 將岳飛之父冤宜復其官爵錄其子孫凡坐廢

者次第昭雪悉從之袁孚罷右正言公曰初政  
 而遽去諫官何耶孝宗曰妄言德壽宮有私酤  
 公曰陛下事親可謂曲盡然宮中左右皆闈宦  
 有何知識若非言路時以正論折其萌則將有  
 甚此者上怒少霽又奏諫官無故而罷天下必  
 以為疑若暴其罪惡恐故兩宮之間願少湏之  
 使其引去尋除直秘閣知温州自是益無纖芥  
 之隙

同日張浚樞密使

自少傳觀文殿大學士充江淮東  
西路宣撫使節制沿江軍馬魏國

公除



初上自藩邸熟聞公德望臨朝之初顧問大臣咨嗟歎息召公赴行在賜公手書曰朕初膺付託以眇然一身當萬幾之煩夙夜祇懼未知攸濟公爲元老被上皇禮遇之久羣臣莫及宜有嘉謀至計輔朕初政方今邊陲未靖備禦之道實難遙度思一見公面議其當使了然如在目中繫公是望公其疾驅副朕至意公奏曰臣敢不以前日恪事上皇之心事陛下惟一其志有殞無貳遂就道未至國門敦促再三即引見上見公改容體貌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命內侍賜公座降問再四公奏人主以務學爲先人主之學本於一心一心合天何事不濟云云上悚然曰當不忘相公之言公又奏今日便當如創業之初宜每事以藝祖爲法公見上天錫英武因力陳和議之非勸上堅志以圖事制除公少傅江淮東西路宣撫使節制沿江軍馬進封魏國公浚辭少傅詔勉從所請

除少傅制曰周公三年而歸大慰國人之望吉甫萬邦爲憲是增盟府之勳眷予社稷之元臣方茂邊陲之重寄誕敷制綽敷告廷紳

其官張浚

自明克誠允文且



武事親之孝實上通於神明許國之忠可兼貫於日月  
 月蚤登庸於次輔克左右於中興一德格天四海奠  
 枕殊方震懼聞姓字以膽寒多士歸依想儀容而心  
 悅即其効之若此知夫中之所存乃因勤勞旋請閑  
 退又徜徉於泉石靡事浮沉茲表裏於江淮果煩經  
 畧太上皇深惟眷注予一人敢後褒崇絺冕篆車峻  
 陞亞傅綉裳黼袞改胙大邦增使節以寵元戎總兵  
 符而護諸將尚仍書殿之貴以壯轅門之權進衍戶  
 封增陪并賦以究經綸之蘊以終恢復之圖於戲誦  
 宣王任賢使能之詩朕喜得將明之助鑒光武略地

屠城之戒公宜以安集為先勉期戢於干戈佇歸安

於槐鼎伊惟耆哲奚俟訓詞

此自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專一措置

兩淮事務兼節制淮東西路建康鎮江府江淮軍馬除時紹興三十二年六月甲子

十一月有旨召宣撫判官陳俊卿及公子栻赴

行在公附奏曰今日之事非大駕親臨建康則

決不能盡革宿弊一新令圖鼓舞軍民之氣動中

原之心上見俊卿等問公動靜顏貌曰朕倚魏

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是年正月九日制除

公權樞密使都督江淮東西路屯駐兵馬依前

少傅魏國公且命即日開府視事應干恩數並



依見任宰相條例施行

除樞密使制曰矐神武以折遐衝莫重本兵之任倣  
師徒而討亂略尤嚴督府之權自非文武之兼資曷  
稱安危之劇寄疇咨舊德屬我宗臣其敷延綍之華  
宣告垂紳之聽具官張浚器周而用遠實大而聲聞學造  
聖真適堯舜文王之道行高世表會曾騫孝已之名  
蚤際遇於中興寢延登於次輔言言忠烈與日月以  
爭光表表功名安社稷以為悅肆予紹服趣使來歸  
表裏江淮畀中權而獨運汎掃宇宙抱素志以弗渝  
顧委任之雖專念規拳之未究是用峻登樞筦肇正

使名考葛亮總戎之稱用謝安督軍之號載疇多賦  
併衍新畬益昭幕府之光增重本朝之勢於戲吉甫  
為憲先元戎十乘以啟行裴度視師宜兩河諸侯之  
聽命惟位崇者報益厚惟望峻者志彌堅其茂對於  
孚休終有辭於末世

三月詔公赴行在既至上從公言乃命李顯忠  
出濠州趨靈壁邵宏淵出泗州趨虹縣顯忠等  
大破虜將蒲察徒穆及偽知泗州周仁與蕭琦  
等降之中原震動歸附日至上手書曰近日邊  
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時虜名酋猛將



降執係道精甲利兵破亡不啻三倍是後不能  
復爲靈壁虹縣之屯矣公恐盛夏人疲急召顯  
忠等還而僞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率兵大至既  
戰我師小不利軍心頗搖顯忠遂夜引歸公獨  
與子棻留盱眙俾將士悉歸懋而後還維揚具  
奏待罪上手書拊勞公復奏有旨降特進爲江  
淮宣撫使時上對近臣未嘗名公獨曰魏公每  
遣使來必令視公飲食多寡肥瘠何如其眷禮  
如此五月癸酉以少傅樞密使都督江淮東西  
路建康鎮江府江陰軍江池屯駐軍馬兼都督

荆襄軍馬張浚降授特進依前樞密使都督以  
兵敗於宿州故也六月輔臣進呈降授特進樞  
密使張浚見措置江淮軍馬理宜增重事權詔  
可復都督江淮軍馬初浚以符离之役降特進  
上曰罷樞密使宰臣陳康伯奏曰如此却是罷  
政上曰可改都督府爲宣撫司至是叅贊軍事  
陳俊卿奏降官示罰古法也亦其自請改都督  
府爲宣撫司恐使人情觀望號令不行上曰此  
未可也及殿中侍御史周操論都督之名實國  
家用人之權柄豈得亦行遞減上曰此論甚當



可與復都督府康伯奏已有指揮召浚之子栻  
候到日降指揮上然之八月浚復都督

二月癸未黃祖舜罷同知樞密院事

資政殿學士知潭州

祖舜自紹興三十一年九月除同知樞密院事

是年二月罷在樞府一年餘上初即位除左通

議大夫七月壬戌兼權叅知政事是月祖舜累

引疾乞解機務故有是除乾道元年正月提舉

太平興國宮三月卒累左通奉大夫贈銀青光

祿大夫

三月癸巳張燾叅知政事

自同知樞密院事遷太中大夫除

辛次膺同知樞密院事

自御史中丞遷左中大夫除

燾再辭新除叅知政事恩命詔燾爲資政殿大

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燾奏乞還鄉治疾從

之尋以資政殿大學士致仕乾道三年九月卒

贈宣奉大夫謚曰忠定○次膺字起李其先東

萊人山東亂舉其家南渡

五月史浩罷右僕射

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

制曰宅百揆以奮庸夙倚代天之業以八命而作牧

有嚴分陝之權睠次輔之能賢釋近司之重任其孚

大號用諭羣工具官史浩心術通明器資彊濟植學造聖



賢之與摛文擧河漢之華由義居仁自許古人之事業垂聲邁烈庶幾君子之風猷屬予纂序之初積以潛藩之舊甫經半載躡冥中台位雖峻而愈謙事益多而益辦方今內政粗修而國論未一遠人不服而邊虞實深俾圖莫適於攸居救弊方期於公道嘉謀嘉猷則入告繁左右之是資朕心朕德惟乃知亦始挽留之意俾歸相印肆舉邦彛昇遂職於殊恩䟽榮旣腴洩介藩於全越席寵維新以昭體貌之公以篤股肱之眷申褒蕃數亶謂隆私於戲三階平而風雨往祇忱言求綏燕譽

時相慶君臣之遇九里潤而京師福勿云中外之殊浩自是年正月拜右僕射至五月罷入相四月以不與出師之議力丐免御史王十朋亦有言也○初張浚屢奏欲取山東公力爭其不可繼而大將李顯忠邵宏淵乞進兵公又奏之浚繼請入覲乞即日降詔幸建康孝宗以問公公陳三說孝宗感悟浚言陛下當以馬上成功豈可懷安以失事機公執不可退又以詰公公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而僥倖今不審思



將貽後悔又上疏力諫曰靖康之禍臣子孰不痛心疾首思欲喋血虜廷以雪大耻恭想宸衷寢膳不忘然邇安則可以服遠若大臣未附百姓不信而遽爲此舉安保其必勝浚老臣慮宜及此而溺於幕下新進之謀眩於北人誑惑之語是以有請耳德壽豈無報敵之心時張韓劉岳各擁大兵皆西北勇士燕薊良馬猶不能進今欲以顯忠之輕率宏淵之寡謀而取全勝可乎惟當練士卒脩器械固邊圉蓄財賦寬民力十年而後用之浚又奏歸正人當優待之公以

爲不可浚康伯俱曰彼以善心至安可拒乎公又兩人奏言甚切至公又與浚言平時願執鞭而不可得幸同事任而數日議論不同不惟爲社稷生靈計亦爲相公計相公老成名望一旦失利豈不有損威重浚曰公言良是但浚老矣公曰相公若先立規模使後人藉是有成亦相公之功也何必身自爲之浚因內引奏曰史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乞出英斷即時省中忽得宏淵出兵知稟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公語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得與聞則



焉用相哉由是求去不已孝宗曰何苦如是公對曰道德元老無如陳康伯忠義慷慨無如張浚臣與之議論俱不合諸將出兵而臣不知近習積憾而臣不去尚何待乎公又言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他日必有爲陛下子孫之憂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終不得復望中原臣即日去國遂遠清光然惓惓之忠不容緘默言訖拜辭而退遂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公力辭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歸未及月而宿水失利喪士馬甚衆軍資器械不可計人心沮喪

上降詔罪已而浚亦自劾去位矣初浚措置萬弩營及他所建請公應之如響或問之公曰事力未備故止其進兵若邊防捍禦安可不從公既去其所奏請多不以時報浚亦悔之行狀○乾

道四年二月輔臣進呈陳天麟知成都府昨日得旨別擇人上曰朕思之難得其人史浩却有才可以去陳俊卿奏其人明乎極可用但其親老恐未必樂遠去上曰不得已須教去蓋難得人數年不相見亦未衰否俊卿奏史浩未滿六十可惜又聞上曰可令速來奏事陳天麟依舊



知襄陽府史浩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左通奉大夫提舉洞霄宮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以親老辭月餘改知紹興府六年三月戊寅授檢校少傅保寧軍節度使依前差遣其恩數並依前宰相例施行會洪夫人屬疾思歸力丐祠不允乃許謁告迎侍未幾罹內艱○乾道八年九月七日服闋除知福州避魏王同鎮改崇信軍節度使十一月二十五日特授開府議同三司判福州至淳熙元年秋丐祠提舉洞霄宮○淳熙四年二月史浩除少保觀文殿大學士

克醴泉觀使兼侍讀進封永國公浩見于內殿奏謝新除并陳衰老多病且乞任便居住上曰方始相見未可言此於是詔史浩令於宰相東壁一片歇空立班四叅日叅依次序別班起居

丁未辛次膺叅知政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洪遵同知樞密院事自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遷左中大夫除

癸亥汪澈罷叅知政事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澈自紹興三十二年四月除叅知政事是年五月罷執政一年餘上初即位除左通議大夫七月以叅知政事汪澈為湖北京西路督視軍馬



至是引疾乞祠故有是命會右諫議大夫王大寶論澈詔澈落職依舊提舉洞霄宮台州居住

六月戊辰周葵叅知政事

自兵部侍郎兼侍講遷左太中大夫除二年七月已

已兼權知樞密院事

戊寅辛次膺罷叅知政事

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歸安府洞霄宮

次膺自是年三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五月除叅

知政事是月罷執政凡三月次膺以疾求罷章

十數上不允及入謝奏曰王十朋除侍御史雖

自親擢天下皆知臣等薦其方正湯思退趨召

將至闕下天下亦知臣嘗疏其姦邪臣不引避

人其謂何臣實苦筋力疲憊恐誤國事上為之

惻然踰月求去不已授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

宮明年六月致仕間居者八年六年卒臨終親

作遺表萬言力贊恢復而不及私年七十九贈

光祿大夫

七月庚寅湯思退拜右相

自觀文殿大學士左金紫光祿大夫文醴泉觀使兼

侍讀除特進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封榮國公

制曰熙庶績而代天須弼疑之並置肩一心而事國

乃揆牧之迭居眷時宗工久去宰路方虛位之不補

亶維賢之是圖肆於來歸渙以大號

具官湯思退

宏寬而



剛毅端靖而疏通學深造於聖微識洞明於事變卓爾佐王之略偉發謨而逢辰煥然經世之文嘉載道以行遠爰結知於太上遂登剋於冢司辭色粹夷潛消中外之釁精誠孚達坐格陰陽之和願委任而責成念勤勞而均逸欲考功而試以馮翊尚施福而及於京師自朕纂臨尤先求舊君陳分正固多人告之謀猷姬旦於征宜備徃迎之袞綉是用賜環趣召前席咨詢少紆真館之游姑進露門之讀然所為親賢之急蓋倚以復相之懷是符中台俾職亞輔仍付本兵之寄載崇馭貴之階建於上公陪以多賦併昭眷

渥庸侈徽章於戲如晦至卒從元齡將協衷而相濟陳平今願遜周勃適居次以何嫌徃殫厥心同底于

治錢周材詞

十二月丁巳朔陳康伯罷相

除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判信州進封福國公

制曰輔相股肱於元首身久佩於安危帝王體貌於大臣誼必隆於進退眷我家司之老懇辭魁柄之榮既莫遂於挽留宜有加於寵秩肆盼明命誕告治朝

具官陳康伯

學貫天人才周經緯中和自稟言有物而行

有常度量難名澄不清而撓不濁爰登揆路五閱歲華當國家多事之時專廟廊萬微之寄雍容鎮俗談



笑折衝道蕩蕩以遵王無有作惡心休休而樂善其  
 如有容邦政弗愆物情交附惟予一人纂承之慶本  
 太上皇付託之誠能將順以輸忠實贊襄之有助心  
 如金石勲在旂常朕方委任而責成爾亦勤勞而匪  
 懈又煩機務累抗封章丁寧諭旨而莫回偃倭陳詞  
 而愈固式揚典冊俾解鈞衡亞保升華煥衮衣於左  
 棘鴻儒列職冠書殿於西清進公社於新邦分使符  
 於故里載疇井邑併行圭臬於戲功名克保於始終  
 古今所重出處暫均於勞逸中外何殊其思注意之  
 深勿替告猷之舊

康伯自紹興二十九年九月拜右僕射三十一

年三月拜左僕射三十二年十二月兼樞密使

是年十二月罷在相位四年至是出判信州上

曰韓琦亦曾判相州康伯極有德量有佐命之

功右僕射湯思退奏陳康伯德量能鎮壓事誠如聖諭上曰朕不忘之他日復召用康伯尋

自陳遂為醴泉觀使隆興二年六月判紹興府

九月詔陳康伯依舊醴泉觀使任便居住先是

召赴行在康伯以疾辭故也

丁丑湯思退左僕射自特進右僕射榮國公授左僕射兼樞密使進封慶國公

張浚右僕射自降授特進樞密使魏國公授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依前都督江淮東



西路建康鎮江府江陰軍江池州屯駐軍馬

思退左僕射制曰握符以臨四海論相故必惟其能  
 當軸而長百僚尊君則宜正其體眷予碩輔載秉化  
 鈞顧左揆之仍虛曷具瞻之攸屬矧登崇之典自昔  
 且注倚之懷愈隆用升元台寔允衆聽且官湯風猷  
 峻茂器範深純鍾山岳之炳靈蘊星辰之精粹力堪  
 治劇幹旋之易若轉圜識洞微幾裁決之明如指掌  
 蚤出逢於休旦爰歷踐於要塗久勤機務之煩遂冠  
 冢司之重雖或均於勞逸然常係於安危才任宰衡  
 猶詳試其政事心存王室乃入告於謀猷是膺前席

之思俄被賜環之趣繫樊侯之補袞若伊尹之格天  
 庶周歎儀圖之難而商推專美之間其進持於魁柄  
 以觀獨運之能且改胙於名邦以示有加之寵乘茲  
 會遇寢格隆昌於戲奏位次而莫先雅欲肖何之處  
 乎上咸成功而匪懈正須姬旦之圖其終往茂堅不  
 息之誠庸光輔日新之治究爾丕烈佐予宏規

二年正月上謂思退等曰卿等近日極留意政  
 事要當立紀綱正法度不可困於文書乃堂吏  
 之事二月思退改封岐國公以思退言國朝自  
 天聖以來無以慶國為封者故有是命二年九



月癸卯除都督江淮東西路建康鎮江府江陰軍江池州屯駐軍馬思退言臣備位宰相被命督師敵人雖已議和奉使尚未過界況屯邊之兵數十百萬霜寒暴露臣欲擇日同屬官起發至淮上布宣德意撫勞師徒從之卒辭不行

浚右僕射制曰總營屯而靖難旣顯暢於國威輔衡軸而代工將共調於王化朕纂承丕緒宏濟多虞眷夫夙艾之良寔乃倚毗之舊蓋以一時之元老而久服塵於疆場因四海之具瞻而使歸翊於岩廊庸錫徽章誕敷渙號具官張浚德醇而履正道大而慮周身當

中外之安危識洞古今之治亂更委二柄備殫百爲雇讒波之滔天維忠氣之貫日吾適不用則鄰壤有輕秦之心我必能興蓋所懷維強楚之略茲往嚴於師律遂遐憺於皇靈挫狃猱之噬吞破虺蠹之贅聚陰杜窺邊之釁寔堅款塞之誠念功烈之未終猶稽素志觀規摹之甚遠實肇宏圖是用復延登於宰庭仍總督於軍壘若涉於川之籍舟楫若固其室之資棟楹勢雖異宜意則兼注於戲酌倅樽以獻政須平仲之在齊借前者而籌終賴子房之謀漢未鞭笞於排難解紛之日而填撫乃安民和衆之方尚思厥猷



期協於道錢周材詞

虜都元帥僕散忠義與紇石烈士寧貽書三

省密院欲索四郡及歲幣等時湯思退為右相

思退本檜死黨尤急於求和遂大倡和議建議

王之望龍大淵為通問使副公在遠爭不能得

即奏乞退上賜手書召公既至入見上首諭公

以欲專委之意公復力陳和議之失上為止誓

書留使人而令通書官胡昉楊由義先往諭虜

使以四郡不可割之意於是之望等待命境上

○十二月二十二日制拜公尚書右僕射都督

如故而思退亦轉左僕射云上諭當直學士

錢周材以注意在公故思退雖為左僕射而公

恩遇獨隆每奏事上輒留公與語又時召赴入

對賜公御書聖主得賢臣頌思退等素息公至

是益甚公既入輔首奏當旁招仁賢共濟國事

上令公條具奏公薦允文陳俊卿汪應辰王十

朋張闡可備執政劉珙王大寶杜莘老宜即召

還胡銓可備風憲張孝祥可付事任馮時行任

蓋言馮方皆可備近臣朝士中林栗王柎莫冲

張宋卿議論據正可任臺諫皆一時選也公自



太上時卽建議當駐蹕建康以圖恢復上初卽位公入對又首言之及撫師江淮每申前說至是復力言於上胡昉等還不爲虜屈上令拭諭公曰和議之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始議以四月進幸建康公又奏當詔之望等還上批出曰王之望龍大淵并一行禮物竝回○先是公旣決幸建康之議思退等初不與聞後奏事語屢屈因請曰和議不成虜至何以待之上曰朕已決幸建康思退等失色遂陰與其黨謀爲傾陷之計居數日俄有旨命公按視江淮公知

一日出外姦人必得肆意然趣行之旨屢下而事之成敗有非人力所能爲者乃行

隆興二年

甲申

四月丁丑張浚罷右僕射

授少師保信軍節度使判福州依前魏國公

制曰宅百揆而督五兵正賴籌邊之効冠三狐而張

六纛曲隆制閫之權我有明緒賜於拱著具官材尊

王佐道聳民瞻節操堅剛曾歲寒之不改規模遠大

寧日仄而遂休蚤逢陽九之交上應魁三之象叱王

尊之馭巨井絡以蜚聲下楊僕之舡空潢池而掃稜

更險夷而一致謂文武之兼資資勇從綠野之遊殆爲



蒼生而起肆予嗣服卽俾來朝提江淮表裏之封盡  
顛總統佩將相安危之寄式重倚毗三年於茲庶績  
用乂蒐乘補卒亦旣輸勞增埤浚隍未嘗徹警言孟明  
報彭衙之役獨負壯猷武侯引街亭之愆靡形愠色  
朕念疆垂之久戎詔師衆以代更分遣從臣往宣使  
指棘門如兒戲耳庸謹秋防袞衣以公歸兮庶聞辰  
告壘覽稽瑕之奏且披請老之章欲畀舊官蓋無故  
事是用出楓宸之異渥超棘位之危班蕩節有光擇  
合肥之名鎮甘棠弗翦臨長樂之仙藩衍以圭腴侈  
其真食於戲春秋責備於賢者慨功業之惟艱天子

加禮於大臣固始終之不替其綏吉履毋有遐心

浚自隆興元年十二月拜右僕射兼樞密使是

年四月罷再入相纔五月○初上命公按視江

淮旣出國門思退遂與右正言尹穡通謀日夜

汲汲益求所以間公者及之望等還思退等因

相與陰謀謂不毀守備則公不可去和不可成

乃令其黨盛毀守備一無可恃而穡專主其議

百計毀公督府叅議官馮方徧行兩淮築治城

壘最爲勞勩思退等以其効力尤多尤惡之使

穡論方不當築城費財方遂罷又論公所費國



用不貲公奏計督府遣間探給官吏等二年半之費不及三十萬緡其餘皆爲修城造舟除器招軍用上出公奏思退稽議屈於是始謀更造他事機撼公殿前後軍統制官張深等有勞軍士安之俄有旨放罷而以趙密之子廓代之公至淮西訪問知狀奏留深而稽指公爲拒命跋扈思退又相與謀上眷公厚必未肯遽罷公但先罷公都督則公自當引去稽奏論如思退計而公自聞馮方罷上奏乞罷督府詔從公請而公亦封章力求還政矣稽連疏詆公愈力左司

諫陳良翰奏如公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上謂良翰本無此事且當今人材孰有踰魏公者卿宜徧諭侍從臺諫使知朕此意侍御史周操疏同良翰議至是爭論甚力然是時公留平江虎丘致政之章已八上矣上察公懇誠欲全其去四月二十二日制除公少師保信軍節度使判福州而思退等遂決棄地求和之議公力辭恩命上不許至五月除醴泉觀使前雖議四月幸建康至是而公已去國矣公以連年疲勞比得退休已覺衰爾八月二十八日疾病晡時命子棫等坐前閭國



家得無棄四郡乎且命作奏乞致仕夜分而薨  
訃聞上震悼輟視朝兩日有旨贈太傅公歿五  
年上追思公忠烈慨然感動詔有司加贈太師  
賜諡忠獻行狀○浚自幼卽有濟時志在京城  
親見二帝北狩皇族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賊  
俱存故終身不主和戎之議功雖不就人稱其  
忠論事上前必以人君當正心務學修德畏天  
至誠無倦爲先又以儲副爲天下本自在川陝  
卽上疏乞選養宗室之賢及爲相復陳宗廟大  
計登善堂建皇子出就傅又薦朱震范冲充訓

道之選每以東南形勢莫重建康人主居之北  
望中原常懷憤惕若居錢塘易以安肆難以號  
召中原故自紹興至隆興屢以遷幸爲言稟性  
至公嘗劾李綱以私意殺從臣宋齊愈罷其政  
及大赦綱貶海外獨不原浚爲請得內徙韓世  
忠軍士剽掠浚嘗奏奪其觀察使及視師淮上  
獨稱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兄滉以才學爲高  
宗所知賜進士第後省繳駁浚言不可以臣故  
違公議其輔政以人才爲急與趙鼎當國多所  
引擢從臣朝列皆一時之望人號爲小元祐至



隆興初首薦論事切直折挫不撓者數十人及再相又薦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劉珙等皆一時名士其後多至執政侍從尤善於撫御將帥而知其才始在關陝吳玠吳玠由行間識擢卒有大功於蜀劉錡晚出浚一見奇之卽付以事任歸薦於朝卒成順昌之奇功高宗嘆息謂浚知人其他若楊政田晟王宗尹王彥後皆爲名將事母至孝彗星之見浚將論時事恐爲母憂其母見浚瘠問故具以告母誦其父對策之語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以負陛下浚

意乃決母喪浚踰六十哀毀不自勝事兄滉友弟尤至教養其子如己子置義莊以贍宗族○淳熙十五年二月高宗崩輔臣進呈文字間上宣諭王淮等曰臣僚言張浚有復辟之功卿等可檢照史冊并詢訪事實奏來淮等奏君臣有以張浚爲當配饗高宗廟庭者上曰張浚首失五路符离敗師踈脫不少又且昧於知人初到關時薦引蜀士及至召對專事諂諛殊無可采如呂祉覆師亦皆不知人之過却是有志若論復辟韓世忠之功顯然可知者後遂以呂頤



浩趙鼎韓世忠張俊竝配饗高宗廟庭

七月丁亥洪遵罷同知樞密院事

自左中大夫為端明殿學士提舉大

平興國宮

遵自隆興元年五月除同知樞密院事是年七

月罷在樞府一年餘

八月己酉賀允中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自資政殿大學

士左通議大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除

是年六月允中落致仕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慮

其以年老辭令學士院依故事降詔召赴闕是

月遂有此除九月允中以開啓會慶聖節祐香

拜不能起至於顛仆上章自劾詔曰朕方圖治

政賴老成豈以筋力責卿何必自劾十月丁卯

除資政殿大學士致仕在樞府兩月

九月辛丑王之望參知政事

自左諫議大夫淮西宣諭使遷左中大夫除

之望字瞻叔襄陽谷城人紹興三年官于台因

家焉持節入蜀徧歷外臺以王官總軍賦孝宗

卽位之望出使九年矣官至太府卿而難其代

詔特增置戶部侍郎陞宣諭使留之於蜀及還

朝仍以戶部侍郎參贊都督府初見上開陳

時事上大喜有大用意遂自左諫議大夫淮西



宣諭使拜參知政事中使李彥直至建康宣押  
 賜之宸翰有謀皆朕同規摹甚遠之語尋入朝  
 上慰勞甚至之望曰執政自外除國朝曠典慶  
 曆中韓琦范仲淹立功西鄙就除樞副亦未有  
 自諫議大夫而為參預者上曰稍定待與卿理  
 會天下事俄兼同知樞密院事尋差充督視又  
 改除同都督江淮軍馬先是左相湯思退為都  
 督楊存中為同都督又以之望為之之望奏用  
 宰相為都督者本欲事權歸一也今思退開府  
 兩月忽一旦改命則思退固自難處存中既已

一面措置而又添一同都督則存中又不敢專  
 存中官為三師臣備員二府權勢相敵不能相  
 統議論之際誰敢相發相異則或至紛爭相推  
 則有失事機使諸將何所稟承上乃可其奏時  
 虜人在滁濠間淮東受敵之望乃自請行遂以  
 參政行府勞師江淮述行○十月己巳兼同知樞  
 密院事之望辭免兼同知詔樞機之任藉卿同  
 德以濟國事毋復固辭之望乞往江上勞師從  
 之

十一月辛卯湯思退罷左僕射

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依前



時進岐國公  
任便居住

制曰冢宰佐王治國意實注於安危大臣以道事君  
 時具瞻於進退睠惟雅望久翊繁機既殫上印之  
 誠宜厚秉鈞之禮誕敷坦制宣告羣工具官湯  
器宇  
思退  
 清明材猷超詣樂堯舜之道阿衡專美於有商品淵  
 騫之篇揚雄度越於諸子軒然俊域藉甚要津烜赫  
 北門儼絲綸於雅誥從容右府運帷幄之良籌結慈  
 陛之深知應台階之上象粵予纂紹復俾替襄積熙  
 載之忠規罄安邊之潛慮循名責實所期公爾忘私  
 應變守文當以今而視昔方仰成之無間何引去之

甚堅選衆舉臯陶任蓋遵於一相事親若曾子養已  
 泊於千鍾遂其嘗藥之懷失我和羨之助茲惟渥典  
 用賁歸途鼎祕殿之崇資食珍臺之優祿式篤股肱  
 之義以全體貌之恩於戲明哲以保其身靡失青氈  
 之舊喜愠不形於色可娛綠野之游無起遐心斯能  
 終譽

思退自隆興元年七月拜右僕射十二月拜左  
 僕射至是年十一月罷入相一年餘○右諫議  
 大夫尹穡侍御史晁公武言比因敵人聚兵境  
 上首除湯思退都督而思退作計遷延屢行屢



止及詔旨促發度不能辭力於奏對之際佯爲  
戰灼畏懼之狀以幸終免陛下知其不能任事  
憐而從之許其解職思退不得已卽乞罷政陛  
下未忍誅竄且除職奉祠云又言思退急欲  
和好之成自壞邊備罷築壽春城散萬弩營兵  
輟修海舡毀拆水櫃不推軍功賞典及撤海泗  
唐鄧之戍又於制詞中明言我守邊如兒戲使  
虜人知之旣報敵兵渡淮思退領都督之職專  
爲全軀保妻子之計巧求自便其姦狡大率効  
法秦檜旣獨領三省又置機速兵籍兩房盡奪

樞密院事合四職爲一與猾胥老吏輩共爲之  
內不使官屬參預外不使臺諫知聞是致嘲謗  
溢於市塵笑侮流於軍伍詔思退落職鐫爵未  
州居住是月處州奏特進湯思退歸至處州界  
在靈山寺身故詔令歸葬初封榮慶後封岐

戊戌陳康伯左僕射自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

事兼樞密使依前少保進封魯國公再入相

制曰咨四岳有能奮庸實係朝廷之輕重圖舊人越  
惟共政尤藉老成之典刑允諧虛左之求蓋積處中  
之望誕颺渙冊宣告昕庭其官陳康伯用博而適時量宏



而容物闡奧莫窺乎畛域奴隸皆知其清明學過況  
雄貫古今之千載道侔伊呂踰前後之數公咸德慈  
闡有聲揆路如著龜之決事以柱石而尊朝胡騎投  
鞭軫抱火寢薪之慮周京奠枕賴濟川作楫之功輔  
我重華歷夫再歲轉洪鈞之一氣塊札無私陳泰階  
之六符規摹可久方焦心多壘之日豈袖手東山之  
年申戒使軺趣迎公袞庶交修於內治能潛弭於外  
虞眵畝不忘其君庸見忠臣之義彌縫而藏諸用益  
躋天下之安是用再冠冠衡仍司樞筦侈多田之真  
賦荒大國之新封以昭物采之儀以寵岩廊之寄於

戲武丁得一傳說斯商道之復興江左自有夷吾宜  
晉人之相慶爾惟敬明乃訓邦其未乎于休

洪適詞

康伯再召拜尚書左僕射時康伯已病康伯之  
未至也太學生數百人伏闕下上書乞召用康  
伯聞之不樂曰國家艱危主上英武當得非常  
之佐顧老且病何用乎康伯既至而北師退○

先是臣僚言相位久虛詔陳康伯疾速星夜兼  
程前來又詔令不候辭免降詔批荅指揮既至  
內殿起居畢上殿賜坐賜茶詔權令乘肩輿出  
入皇城門至殿前外又詔康伯餘疾未平可隔



日一朝每日赴都堂治事詔監修國史提舉編類聖政又詔陳康伯長男偉節為直秘閣次男安節依慶曆宰相龐藉子元英例特賜同進士出身乾道元年正月庚申康伯抗章引疾且以比使到闕乞辭位詔曰朕方倚卿為重遽復引疾巧去似未諭眷懷雖鄰使在廷何傷體貌宜加嗇養勿復有陳

辛丑錢端禮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自兵部尚書賜同進

士出身提舉德壽宮尋權參知政事

壬寅虞允文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自顯謨閣學士知平

江府召除尋兼權參知政事

允文字彬甫蜀僊井人

閏十一月丙辰周葵罷參知政事

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葵自隆興元年六月除參知政事是月罷執政

踰一年乾道六年三月以左中大夫資政殿學

士致仕

乙亥王之望罷參知政事

自左中大夫罷為端明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

之望自是年九月除參知政事是月罷在政府

甫兩月之望既拜參貳兼行右府時和戰未決

衆論不齊遂除職奉祠而去乾道元年四月起



知福州為帥四年尋加資政殿大學士改知溫州七年二月乙卯致仕上為輟朝贈宣

十二月辛卯錢端禮參知政事兼權知樞密院事自簽

書樞密院事除

乾道元年正月自右通議大夫兼提舉德壽宮

除兼充德壽宮使

同日虞允文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自左朝請大夫

簽書樞密院事除

王剛中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禮部尚書除

乾道元年乙酉

二月戊申陳康伯罷左僕射授少師觀文殿大學士魯國公致仕

制曰大臣國之股肱允係朝廷之輕重賢相民之師

表允觀功業之始終睠時宗工實總魁柄方共熙於

天緯遽祈解於政機誕敷綸綍之公庸肅紳綏之聽

具官陳康伯直方而不撓敦大而有容學洞九流多見聞

而守以約卓德尊一代極高明而道乎中庸膺兩朝

眷注之求積四載經緯之業任重力踰於柱石決疑

謀審於蒼龜澤潤生民勳在王室自釋鈞衡之寄舉

思袞綉之歸屬外治於邊虞適內虛於相位強起彌

諧之老庶臻嘉靖之期魯用仲尼宜盡復汝陽之舊



晉登王導顧何憂江左之危肆上天儲悔禍之休俾  
中國有弭兵之慶方修自治之策以啓非常之元朕  
茲垂拱以仰成公乃逡巡而避寵雖君臣一體之相  
待惟疾之憂念神明異物之所扶何恙不已矧方膺  
於晝接尚入告於辰猷觀應對進退之間靡纖芥毫  
釐之失豈意乞身之請略無移晷之淹諒難奪於枕  
辭爰曲從於雅志進位孤卿之冠旣侈殊恩通班書  
殿之崇更昭隆眷仍陪并賦之入以爲里居之榮於  
戲得賢立邦家之基固未忘於注倚閔勞以官職之  
事姑俾遂於燕申往服寵章未綏福履

蔣芾詞



晉登王導顧何憂江左之危肆上天儲悔禍之休俾  
中國有弭兵之慶方修自治之策以啓非常之元朕  
茲垂拱以仰成公乃遠巡而避寵雖君臣一體之相  
待惟疾之憂念神明異物之所扶何恙不已矧方膺  
於書接尚入告於辰猷觀應對進退之間靡纖芥毫  
釐之失豈意乞身之請略無移晷之淹詎難奪於忱  
辭爰曲從於雅志進位孤卿之冠旣修殊恩通班書  
殿之崇更昭隆眷仍陪并賦之入以爲里居之榮於  
歲得賢立邦家之基固未忘於注倚閔勞以官職之  
事姑俾遂於燕申往服寵章永綏福履



